

西门长官祠与履亩铭恩

童章回

《光绪宁海县志》记载：“五代，陈长官墓，在社稷坛西，失名，或云名某（音Xun 询）。墓石镌‘履亩铭恩’四字，墓前石坊镌‘陈父神道’四字。”西门长官祠是宁海民间俗称。今就长官祠与“履亩铭恩”作一阐述。

陈长官的事迹，宋《嘉定赤城志》记载：“县令，五代，宁海，陈长官，时吴越王钱鏐据二浙，欲增州、县赋，长官上书谏，王怒逮狱，陈以死争之，得免。今县苗米独轻，皆其力也”。明代《崇祯宁海县志》中陈长官传又写道：“五代陈长官，史失其名，吴越王鏐据两浙，欲加赋于民，令羊、毛二使按县，长官为令，上书言，宁海依山带海，土瘠收薄，难以加赋，条陈利害，词甚剴切。鏐怒，逮系杭狱，不屈题诗壁间，死之。鏐悟，赋得不加，邑人至今赖之……”

陈长官为民请命而献身的事迹，宋代储国秀在《宁海县赋》中赞道：“彼钱氏之僭窃，奄全浙而诛求。递逢迎而加赋，苦椎肌乎何尤。独陈长官，如鲁仲牟。历上书而争诋，宁委身于系囚。直挽回其

毒手，得轻损于苗头。”《光绪宁海县志》中，记载了明麻城毛取写的《续修陈长官祠碑》云：“陈长官者，宁之先朝令……当吴越王据东浙……宁、绍、台等靡不各以其赋益重献谏心焉，独陈长官治宁，弗就勋，抗羊、毛二使，词甚激，意可使一身被杀……毋令百姓苦万世。二使怒，竟以死。诸狱中书上王，王感悟，遂罢宁赋，故宁之赋无征重者，实长官遗也……当宁之邑，历千有余年，其更代令兹土者，殆数百，然民心之所归怀者，仅一长官焉。”

其狱中书，即壁上题诗，全诗为：按则增科不自由，未曾举笔泪先流。高田沙瘦常忧旱，沿海涂咸少有秋。一时种下黄连子，万世令人苦不休。要使茧丝殚地力，仍将骨肉伴枷头。这是一首致使钱王感悟的绝命书，其中高田、沙瘦、涂咸是宁海粮田的特点，也是区别于宁绍平原、杭嘉湖平原、温黄平原水网地带的肥沃沃土，很少有丰收年的土地特点。当时宁海之县域，包括今三门县大部及今象山县的南田三岛。沙瘦指各大溪流岸边，被洪水带去了肥力的沙田；涂咸指海边土

地，一遇海潮漫入，稻苗就要枯焦；高田可能不是指山田，而是城北平原的田地，由于洋溪水流向水车出海，鳊溪水流向铁江出海，成了无水灌溉的高田。故宁海很难遇到丰收年，不能加赋害民。要使茧丝殚地力，仍将骨肉伴枷头。作为一县父母官，对县情了解之深，为民请命，大义凛然的精神，史书仅见，千古流芳。

关于履亩铭恩，本人于1996年至1999年间，参与编写《宁海县粮食志》，查清了宁海历代的田赋数额，志中大事记写道：“吴越王钱鏐时，宁海县令陈长官（失名）以邑地瘠民贫，上书请蠲增赋，触上怒，逮狱被磔，鏐后悟，不加赋。宁海故称剧县（原分为望、紧、上、中、下五个等级），粮赋独轻，赋额1727.21石。延续至宋。”这1727.21石中，麦470.52石，米1256.69石。系宋嘉定十五年（1222）的赋额，到元代就增至5237.53石，为宋代的三倍，至明朝洪武十四年（1381），又增至16005.19石，又为元代的三倍。所以宁海人民的每亩田地都要铭记陈长官的恩惠。

长官祠的具体地点之社稷坛

西，宋《嘉定赤城志》记载：“社稷坛，宁海，坛在县西二里。庆元元年（1195）令李知微重建。”这个古迹，今仍有五间管理房保存完好，在西郊路9至2号，墓址在博铭文具厂大门内五米的天井中，管墓的潘姓村民仍住在墓址西部。此处距老西门和新西门城楼广场各约400米。

“仰止高踪武岭（即今老西门经清泉寺至山河岭之岭）东，丛祠魏寄白云中。千秋生气依然在，一段仁风旧日同。陈父蒸尝长不替，钱王社稷已归空。更观苔壁遗诗句，恍忽危梁射彩虹。”是记载于明《崇祯宁海县志》释受昌写的《谒陈长官祠》诗。而“一朝我命为民命，千古新官拜旧官”是宁海最后一位进士章一山先生写在长官祠的对联，昭示了陈长官在历代宁海官员中的地位。宁海人民对陈长官的感恩之情更深，在县内城乡还有城中、梅林、西店、深叻峡石和清潭等纪念地，还有遗惠祠、遗惠小学等名称。如能在长官祠原址重建长官纪念园，则是宁海人民的心愿。

留住缙城记忆
县征收办联办

跃龙街道辛王村拾零

（一土 摄）



霞挂桥河



村口大樟树



村中老墙弄



卧象居酒坊



正在整修的王氏宗祠

李白和杜甫到过宁海吗？

米胖堂

据有关资料显示,李白至少两次游览天台山。一次是在唐开元十五年(727)夏季,李白从广陵(今扬州)乘舟沿京杭运河南下,渡过钱塘江到会稽(今绍兴),又沿曹娥江溯流至剡中,然后又从剡中出发进入唐兴县(今天台县),再前往天台山。他登上华顶峰,作《天台晓望》:

天台邻四明,华顶高百越。门标赤城霞,楼栖沧鸟月。凭高远登览,直下见溟渤。云垂大鹏翻,波动巨鳌没。风涛尚汹涌,神怪何翕忽?观奇迹天倪,好道心不歇。攀条摘朱实,服药炼真骨。安得生羽翰?千秋卧蓬阙。

在这次游览中,李白先是“凭高登远览,直下见溟渤”;然后看见海上“云垂大鹏翻,波动巨鳌没”之壮美;惊讶于“风涛尚汹涌,神怪何翕忽”之神奇;从而发出“观奇迹天倪,好道心不歇”之感叹。

李白的首次天台山之旅,有没有到过宁海地界,因为缺少史料依据,不好妄自揣测。但是李白在诗中描写了波澜壮阔的宁海海上景象,应该是事实。这是因为华顶峰东面便是宁海,是离天台山最近的出海处,也是在华顶最可能见到“溟渤”奇观的地方。

李白第二次游览天台山,已是20年之后,即唐天宝六年(747)。“天宝六载(747)秋天,李白到达会稽,与好友元丹丘会合,一起凭吊了已经仙逝的老友贺知章。那年冬天,他同友人乘舟南行,经过宁海,登上了天台山。在华顶之上,他又一次远眺沧海,浮想翩翩。山

顶的彻骨寒风,使他彻底地清醒了,他写下了《登高丘而望远》。在诗中,他说,眼前看到的,只是六鳌如霜的白骨,海上三神山早已不知踪影;他说,银台金阙的神话只在梦中,就连秦皇汉武也没有成仙,不然,他们为什么死后连自己的陵墓都保护不了?”(摘自《“仙风道骨”与李白的天台山情结》,作者谷风,载于2014/6/13《台州日报》)。

据文中所述,李白一行由越州乘船至宁海,在宁海海岸登陆,继而西进天台山。之所以选择在宁海上岸,可能也是基于宁海是离天台山最近的登陆点,比如有“台岳东门”之称的王爱山距离旗门港出海口不过二三十里路程。在途中,李白登上宁海海边的一座高山,极目远望,只见沧海茫茫,白浪滚滚,不禁感慨万千,触景生情,写下了这首《登高丘而望远》:

登高丘而望远海,六鳌骨已霜,三山流安在?扶桑半摧折,白日沉光彩。银台金阙如梦中,秦皇汉武空相待。精卫费木石,鼋鼍无所凭。

君不见骊山茂陵尽灰灭,牧羊之子来攀登。盗贼劫宝玉,精灵竟何能。穷兵黩武今如此,鼎湖飞龙安可乘?

诗中银台、金阙、精卫、鼋鼍等都是古籍上所记载与东海或海上仙境有关的典故。而六鳌(敖)、三山等,竟然与旧时宁海三门湾一带的地名暗合。

李白在同一时期创作的还有这首《同友人舟行游台越作》:楚臣伤江枫,谢客拾海月。怀沙去潇湘,挂席泛溟渤。蹇予访前迹,独往造穷发。古人不可攀,去若浮云没。愿言弄倒景,从此炼真骨。华

顶竄绝深,蓬壶望超忽。不知青春度,但怪绿芳歇。空持钓鳌心,从此谢魏阙。

这首诗提到李白先是扬帆于大海之上,再登上华顶“窥绝溟”,绝溟的意思为一望无际的大海。与他20年前所作的《天台晓望》一样,可能是在华顶峰上所见宁海壮美的海上景象。

不过望见宁海,并不等于到过宁海。

杜甫与被唐玄宗誉为诗书画“三绝”的郑虔交往甚笃。他们在长安相识,一见如故,成为莫逆之交。在郑虔被贬台州后,杜甫作有多首诗歌表达挂念之情,其中“台州地阔海冥冥,云水长和岛屿青。乱后故人双别泪,春深逐客一浮萍”,感人至深。此外还有《怀台州郑十八司户》:“天台隔三江,风浪无晨暮。郑公纵得归,老病不识路”等。从这些诗作可以看出,杜甫对浙江沿海一带的情况比较熟悉,这可能与他在青年时代“壮游”天台山等浙东地区的经历有关。

杜甫曾经写过《壮游》一诗,大约作于唐大历元年(766),当时杜甫正卧病于夔州。这是一篇自传性的叙事诗,从他幼年学诗写起,历叙漫游齐、赵、洛阳科举失第,至长安十年,又经安、史之乱到滞留巴蜀的生活。

《壮游》(节选)

往昔十四五,出游翰墨场。斯文崔魏徒,以我似班扬。七龄思即壮,开口咏凤凰。九龄书大字,有作成一囊。性豪业嗜酒,嫉恶怀刚肠。脱略小时辈,结交皆老苍。饮酣视八极,俗物都茫茫。东下姑苏台,已具浮海航。

到今有遗恨,不得穷扶桑。王谢风流远,阖庐丘墓荒。剑池石壁仄,长洲荷芰香。嵎峨阆门北,清庙映回塘。每趋吴太伯,抚事泪浪浪。枕戈忆勾践,渡浙想秦皇。燕赵闻兵革,除道哂要章。越女天下白,鉴湖五月凉。剡溪蕴秀异,欲罢不能忘。归帆拂天姥,中岁贡旧乡。气劄屈贾垒,目短曹刘墙。忤下考功第,独辞京尹堂。放荡齐赵间,裘马颇清狂。春歌丛台上,冬猎青丘旁。呼鹰皂枥林,逐兽云雪冈。射飞曾纵轸,引臂落鸢鹞。苏侯据鞍喜,忽如携葛强。快意八九年,西归到咸阳。

复旦大学查屏球教授在研究杜甫的《壮游》后,提出了这样的观点:“他在姑苏台已准备航海,又说渡浙,应是由苏州乘船沿着运河到钱塘江,再渡江入越州,又沿剡溪到天台(山),再从天台(山)附近入海向北航行,入长江口返回。”(查屏球《盛唐诗人江南游历之风与李白独特的地理记忆》)。按照查屏球教授说法,杜甫游浙的线路可能是:姑苏——钱塘江——越州——剡溪——天台山——天台山附近(入海)——长江口。而距离天台山最近的海口就是宁海,再加之杜甫是北归,从线路、路程等角度考虑,应该不会舍近求远,绕到临海去入海。故而,杜甫的入海地点很可能就在宁海。

当然,以上说法还只是一种推测,有待进一步考证。

名人轶事

宋代宁海宦绩传略

潘国贤

《光绪宁海县志》史书中载有《宦绩传》,宋代人物有:高述、洪皓、陆棻、魏贲、陆静之、薛抗、李知微、黄准、郑思中和许元沐等10位。

宦绩传亦称名宦传略,为外籍人士曾在宁海莅政有政绩者。据宋代篇章传略,原文多则百余字,少则仅一两句而已。现粗略述之。

高述,字裘明,丹阳人。北宋绍圣二年(1095)任宁海知县。政教兼举,以循良之称,尤善长作诗。

洪皓,字光弼,乐平人。北宋政和四年(1114),以进士任主簿,并代理县令事。为4800户贫弱百姓减免税赋。时自庭园有荷、桃、竹连理之瑞,故名“三瑞堂”之称。

后出使异域金地10余年,使金执,拒授官,守节不屈,不辱归宋。累迁徽猷阁直学士,宣谕“道忠”,祀名宦。

陆棻,字元珍,无锡人。北宋靖康间(1126—1127),以县丞代理县令事。到任立决惩办老吏宿奸,威慑巫神以滥建寺庙惑民害人,除尽不法之徒,改变不良习俗。陆迁任时,邑城众多父老出境相送,争赠金帛,然哭泣谢拒。累迁杭州仁和尉,越州司功曹提举,京畿常平所至。有政声。

陆静之,会稽山阴人。南宋绍兴二十二年(1152),以文任补将仕郎调任天台主簿不赴就,徙转宁海县事。有部使者(监察官)挟私怨中,对陆以法,罗织罪名,数月无据

可得。

有个年老妇人,诉讼儿子不孝20余条。陆传呼姬问之,不听一面之词,细查实情,姬之女婿为不孝之徒,经验问则服之。惊动一邑以为神。

魏贲,字文刚,号胥台老叟,苏州人。北宋宣和五年(1123)知县,有政绩。

薛抗,字端尚,常州武进人。南宋隆兴元年(1163)县事。清介绝俗,有政誉邑。宁海滨海之地,水质咸味,民甚苦之。薛于广度坊(县城)东北侧凿井得甘泉,并建亭于其上,以便民汲水使用。后在此开挖八口,邑人利赖欣之,名曰:薛公井。

李知微,字仲父,上虞人。南宋绍兴四年(1193)知县。其治行导端。以善诗闻名,创社稷坛,开凿新泉源,功施后世。

黄准,字端己,常州武进人。南宋宝庆二年(1226)县事。施政平易,廉洁己身,究问民间疾苦。

每日从黎明到夜晚,勤于公务。甲是乙否,是非分清,语同如家人,以予夺定于一理义为准,不使用威慑之术。

郑思中,南宋淳祐五年(1245)知县。著《独善兼善》书刊之郡学。

许元沐,字东泉,东阳人。南宋景定三年(1262)进士。咸淳八年(1272)代县令。叶梦鼎(1200—1279)称其爱人戢(息)暴。宋濂(1310—1381)称其上不做下,下能承上。

史海钩沉

朱元璋过宁海起屋帮工

葛云高

朱元璋,字国瑞,安徽濠州人。十七岁时,元朝政府腐败,百姓灾难深重,四方兵起。当时他投靠郭子兴义军,因骁勇善战,且略懂文书,很快就受到了郭子兴的赞赏,将养女马氏嫁给了朱元璋。后来郭子兴因病去世,朱元璋便当了大元帥。

他兵发浙江,招收了青田刘伯温、浦江宋濂、龙泉章溢、丽水叶琛等能臣。又命汤和征讨台州方国珍。他自己带了一队人马,路过宁海往庆元(宁波)进军,在梅林留下了一段民间传说。

当时宁海梅林通往陈家村的道路,不是经杨梅岭而过,而是往石头头仕西村经塔珠岭而去。朱元璋的队伍到了岭上,耳听陈家村炮声隆隆,朱元璋遂问刘伯温:“这炮声震耳,莫非此地有盗寇阻路?”刘伯温道:“这是放鞭炮之声。可能百姓有红白之事或者起屋吧!”来到了陈家,果然有户人家在起屋,三间正屋已经上好栋梁,但车门屋还未上梁。

大家佩服刘伯温所料。朱元璋问:“时值中午,我们在这村歇脚可否?”刘伯温说:“好!俗话说造屋不论饭,打铁不论炭,我们就到这家去帮工一下也好。”

队伍来到起屋地方,家主陈志道吃惊不小。朱元璋看出了陈志道的戒备,从马上跳下来说:“请你不必吃惊!我们队伍是救生民于水火,勿贪子女玉帛,今日到此,时值晌午,因士兵肚饿,求食一餐。”

这时,陈志道才醒悟过来:“可以的,只是菜肴太差。”朱元璋道:“此话差矣,时政动乱,百姓灾难,还讲什么菜肴,有饭充饥就好了。”

言毕,他召诸将士动手帮工,拾砖头的,挑坭灰

的,递椽子的,各人忙开了。

朱元璋也到车门屋地方去帮工。当时,车门屋檐条没上好,他就和民工一道帮助抬桁条上梁。

不一会儿,吃中饭了。将士们肚饿朱元璋是知道的,但他不愿失礼,暗暗通知将士们吃个八分饱就要放碗筷。

吃了饭以后,朱元璋与刘伯温坐在桌边商量付饭钁之事。这时,有位少年捧着香茶而来。朱元璋见他眉清目秀,气度不凡,遂问道:“少年郎你在求学否?年方几何?”“在家中求读,年方十五。”少年答道。朱元璋开玩笑道:“时政乱,读书有何用?”少年道:“为民而学,振兴朝政。”

说话间,陈志道到来。朱元璋问道:“家主,他是你家令郎吗?”“是啊!犬子冒昧,请将领不要见怪。”朱元璋哈哈一笑:“令郎天赋聪颖,长大必成大器。”陈志道高兴地说:“将领夸奖,但愿如此,不负所望,望君指引。”说完陈志道起身。刘伯温说:“家主慢走,我这包银两,权作心意,请收下!”陈志道惊讶地说:“你们为民除害,推翻旧政,我无力报答,已感惭愧!今日你们到我家吃顿便饭,怎能收银两呢?”刘伯温被这言语感动,说:“民众所望,天下不难定也。”说罢告辞。

队伍走了以后,人们才知道帮工的将士,是朱元璋的部队。后来朱元璋做了皇帝,他到陈家村帮工的事也传开了。而后陈志道的儿子陈与可又在刘伯温的举荐下,上京求学。学成科举入仕,先任赣州知府,又升任陕西布政使,一生为官清正廉明,百姓拥戴。

有此一说